

拉雜說香港足球

黑夜

香港的足球運動，至今仍是最受人歡迎的運動，雖然有時只有幾百個球迷捧場，但這仍是香港最多人觀看的球類活動。

香港人喜歡足球，我想與往日的「亞洲足球王國」的稱號大有關係。不知多少次了，老人家在說起足球，便口沫橫飛，說姚卓然、莫振華、何祥友的威水史，那個李惠堂射穿網的威水史，我們聽來儘管投入，但有時也覺得「是否真的那麼閉關？」

事實却是如此，當年的香港，在亞洲確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為什麼到了我們這個年代，便連日本也打不過？是否香港人的足球水準日益下降，這個想法相信許多人也有，只是口裡還死硬的撐着，「不是的，以往的球員來自內陸的嘛！」

足球水準是比不上舊日，怎麼辦？急起直追吧！提高水準真是談何容易，還是招請一些「過氣國腳」來提高香港足球水準，香港人的鑑賞力也不見得比別人強，那些踢兩腳便「叉腰」、「索氣」的「國腳」，仍有着不知多少球迷為他們吶喊助威，觀眾的眼光是雪亮的，真可笑！天大的諷刺！

最叫人討厭的是香港足球隊的托大，在世界盃外國賽中打敗了中國，便滿以為「亞洲王國」回來了，班師到日本參賽，賽前更說怎樣「數」對手來祭旗，進軍墨西哥，這樣的大吹大擂，謂要一開波便給對手來個下馬威，但還未站穩陣腳就被日隊屢度突襲得手，最後以三比〇見負。

這次失敗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切勿故意捧高己隊的優點，而且還一味的貶低對手。結果出來了，才知道真的實力不如人，才知道錯，這個代價便是四年的光陰——這個教訓真昂貴。

回想到香港隊到北京作客的那一場賽事，賽前被一致「睇死」，心想輸少便當贏，我們在賽前就是一味的指出香港隊中的那些缺漏，體力不及對手，整體戰又不及對手，又失去了天時地利，種種因素看來：香港隊必輸無疑。

得來的結果是，香港隊以三比一淘汰了中國隊，香港隊那次之勝，全因是沒有心理壓力，只是一心一意的去打好一場波。反觀中國隊則犯了一個「不勝便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大忌，更重要的是中國隊壓根兒沒把香港隊放在眼內，但，非勝不可的後果是敗陣。

香港隊後來與日本隊爭出綫權，不就是同樣犯上了同一個「料敵不清，過份自滿」的毛病。

香港與中國是「一脈相承」，所以這種民族上的不客觀態度確值得徹徹底底來一個根治了。

胡亂的寫了關於香港足球運動的一些東西，很零碎，沒有連貫性，想到便寫，但這都是我心裡的說話，可能也如上文所述的犯了「欠客觀」的毛病，但這是我的真心話，你不會介意吧！



「運動科學」知多少：

體育版報導

「運動科學」(Sport Science) 是學院內的一個新會社：於八五年十月成立，是由何澤生導師和一班選修體育的同學負責的。成立目標是將科學理論與運動的關係介紹給同學，特別歡迎那些沒有選修體育但對這學問有興趣的同學參加。通過專題研究、講座、幻燈片、錄影帶的介紹和體能測驗等活動，使同學對體育及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更深的認識。

而擬定的內容可分為五大類，包括：

(一)解剖與運動生理學

(二)運動生物力學

(三)運動心理學

(四)營養學

(五)運動創傷

而各類在此作一簡略介紹：

(一)解剖與運動生理學——目的是要認識人體結構與身體各器官的效能。運動時，人體各系統會產生相應的反應。例如呼吸、心跳加速、體溫上升、流汗和肌肉酸痛等現象。若能了解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便可以找尋減輕或消除疲勞的方法。

(二)運動生物力學——目的是根據力學的分析結果，去改良運動技巧或使用的器械。運動員運動時的每一個動作都和其成績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分析運動員的運作，從而改善，得出來的結果便會更完滿。同樣地，器械是輔助運動員表現的，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良好的器械，運動員的成績便能跨越一大步。

(三)運動心理學——研究一般運動員的心理狀態，幫助教練及運動員本身消除心理上的困擾。運動員要在心理和生理的配合下，才能有好的成績和表現，所以好的教練除了在動作及表現上輔導運動員，亦要協助他們解除心理的壓力，增強其信心。例如一個頂尖兒的運動員通常比一個初出茅蘆的運動員更害怕失敗，這是易於理解的。教練除了要幫助他消除憂慮，亦要為他擬定一個合適的戰術。

(四)營養學——介紹不同食物對人體運動過程的影響。食物供應運動員的能量，因此食物是不可忽視的。對身體比較重要的有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礦物質和維他命。而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是供應能量的主要來源。蛋白質是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不足的情形下供應能量。水、礦物質和維他命是維持身體運作正常的重要原素。因此，不同運動需要配合不同的食物。

(五)運動創傷——分析運動後受傷成因，從而研究治療和預防的方法。運動受傷是每一個運動員必有的經驗，完全避免受傷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可以把受傷的程度和可能性減至最低。受傷的原因很多，例如熱身運動不足，保護物不適當，運動員高估自己的能力，精神不集中或自信心過強等等，而天氣亦會是其中一因素。因此，不論是教練或運動員本身，多研究這些引致受傷的原因，受傷的機會亦會相繼減少。

運動科學在外國是一個很熱門和正蓬勃發展中的學問，上面的介紹或許使各同學有一些基本概念，但其中的知識是很廣博的，而且在香港的研究歷史很淺，還需要多方面加以努力。

無論如何，運動科學的知識，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有益處的，若果你對這個新會社的知識和活動有興趣的話，多留意佈告板的有關宣傳海報啦！



上期提到.....

「體育是選修同學的專利品」，這一句是上一期「立基」其中一篇文章的小標題。假如你並非選修體育，你也許亦有此同感，也更可能如文中所說「輕看自己的體育潛能，認為無法與體育科的同學競爭」。選修體育的同學當然明白這說法的對與否；那些非體育組，又經常參與體育活動的同學，則更能澄清這個誤會。

體育系屬下有一「體育議會」（註）（P.E. Council），主席為體育主任何煥賢導師，其下共有廿三個屬會，每個屬會，每個屬會均有一個委員會，負責推廣該會的活動：在年初起擬定一份「全年計劃大綱」。這份大綱可分三方面：（一）服務對象包括甲學院所有有興趣參與的同學，（二）或只為體育組同學而設；（三）全年活動計劃，如「田徑會」設有田徑訓練計劃以供同學有練習機會；（四）舉辦比賽——如陸運會、水運會與學生會合辦，院內乒乓球賽.....。

至於什麼活動是歡迎所有同學參加，可算舉目皆是：水上活動如水運會，獨木舟，風帆；各種球類如手、足、籃、排；田徑、越野跑、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劍擊.....

當然「體育議會」中各屬會的委員，皆是選修體育的同學（亦有小部份例外），但這並不削減同學參與活動的機會。

至於宣傳不足這一點，也值得商榷。可能大家太繁忙，沒機會踏遍校園的每一角。現在大家跟我到一些你常忽略的地方吧。請到正校的籃球場，望向體育館，最接近體育館的一個入（出）口，當你內進後，右邊是一塊壁報板，張貼了「體育議會」詳細的行政架構，請細看這板，可有什麼發現？前行有一入口可上飯堂，且慢！請再向前一步，左望是G11這課室，你看門外的牆壁吧：就是這裏了，這些壁報板，張貼了各屬會的活動情況，若有合適的活動，簽上你的大名，齊齊參加吧。現在可更上一層樓了，你有注意到D.E.A.的告示板嗎？這對面的一面壁報板也有體育的消息的。此外學生會的展板中，也不時有一些體育活動的宣傳。盼各位有機會，便即到此數處一遊，並參加各項活動。

教育學院跟其他一般院校一樣，需要有校隊代表學院參加各樣的賽事。你從前在中學，有校隊嗎？當然有了，而這些隊員也並非什麼特殊人物。同樣，你雖然並非選修體育，但也有權利踴躍參加院內的體育活動，發揚柏師精神，與及增加大家對學院的歸屬感。正如本屆的四教育學院水運會中，啦啦隊為運動員努力「打氣」，啦啦隊員和運動員，也有不少並非選修體育科的，他們樂意熱烈參與，只因大家同屬「柏師大家庭」的一份子！

青的鳴

體育組活動與你

越野賽

越野賽是一項講求體力與意志的比賽，院內的越野賽已有多年歷史，為了推廣及配合該項活動，鼓勵更多同學參加比賽，今年更特別舉辦了一個名為「越野賽訓練」的計劃，鼓勵非選修體育科的同學參加。一方面希望藉該項訓練來鍛鍊體魄，使同學們除了應付功課之外，亦有適當的運動機會，強身健體，使智力體魄都得到平衡發展；另一方面，該項活動又可以為同學提供一項有系統的長期體能訓練。

該項訓練的程序，由淺入深地分為幾個階段，更考慮到各參加者的體能差異而安排，因此個人就可以得到更大的進步。基本上，最初的階段只作短途跑（約十五分鐘），過了一段時間後，身體適應了，各人就可以逐漸進入另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增設一條較長的路程供同學選擇，各人可自由作長途或短途跑。在訓練的過程，每人有個人的記錄（每四星期作一次時間測驗），從這些記錄可以反映各人的進度情況，另外又特設獎項鼓勵進步優異者，在學年結束前頒發獎狀。

田徑訓練計劃

除了「越野賽訓練計劃」外，體育組又舉辦「田徑訓練計劃」，顧名思義，這個計劃是提供田徑各方面的訓練，從而希望改善及提高田徑比賽的成績。

「田徑訓練計劃」亦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聖誕假期前舉行，內容主要是長跑耐力的訓練，因為基本體能是進行各運動所必要的。第二階段由下年度開始至運動會，這階段著重於專項的訓練，如鉛球、短跑、標槍.....等，是按照各同學的選擇或專長來加以訓練。

綜論

其實體育組已積極提供及推動各體育活動，但是反應却未如理想。主要原因是由於第一年及第二、三年的同學分開在正校及分校上課，大家聯絡的機會較少，而且由分校往返正校又需要一段時間，再加上校車乘搭又不容易，嚴重影響同學參與活動的興趣，故此有些活動出現出席率偏低的情況。另外，又由於各活動有「撞期」的情況出現，體育組全面提供各類型的體育活動，所以在同一日，可能有兩項或以上的活動同時舉行；例如星期一是越野賽訓練及男子排球訓練同時舉行，這樣，兩項活動都因而受到影響。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很多同學存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這些活動只供選修體育科的同學參加，於是造成參加此類活動的同學不多，反應冷淡。另外，體育組所提供的活動消息只在G11門口張貼，不能引起各同學的注意，各活動的反應自然受到影響。其實體育組積極提供很多適合各同學參加的體育活動，希望各非選修體育科的同學亦多留意G11展版的消息，並踴躍參加呢！

小說創作

第一章 屠殺

四月初一日。四川成都
延年山莊的顏之延莊主被暗殺；此外，還有三百另八口屍首。

四月初九日。陝西西安
韓家村內的太冲居士韓水光被暗殺；此外有二百六十三口成人和一百六十五口孩子屍首。

四月十七日。廣東佛山
祖廟的主持禪月大師被暗殺；此外，全寺有五百一十九口屍首。

四月二十一日。山西大同
石室觀的笑笑道人被暗殺；此外，連主持共有七百三十六口屍首。

五月初六日。浙江杭州
逃禪山莊主人盧楞伽被暗殺；此外有四百八十六口屍首。

屠殺沒有休止……

× × × ×

他們都有共同的地方：在被暗殺前，他們都收到三元門的掌門宗山光的『天下安榮共商帖』。他們都拒絕。無辜被殺者身上都有一完美無缺的圓形劍痕——天下無雙的三元劍法留下的獨特劍痕。

少林、武當、峨眉、崑崙、泰山、恒山……等各大門派的掌門和仁義山莊莊主何千里、春秋山莊莊主夏存道、夢休山莊莊主畢夢卿……等各大小家族，當然，還有名滿天下的無爭山莊莊主辛大先生，他們都接到宗山光的『天下安榮共商帖』。

辛大先生邀請衆人到無事山莊商議對策。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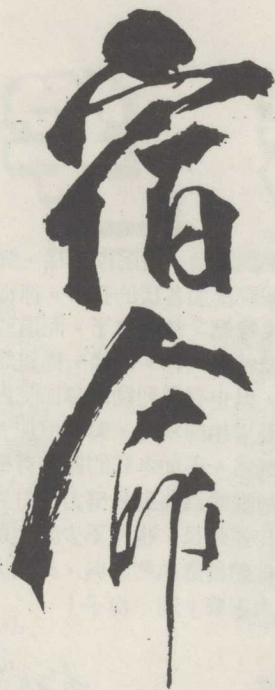


六月初八日。晴天
朝陽的光輝溫暖著大地，予人以希望。
以辛大先生為首的七大門派、三大家族和其他小門派、小家族，一行七百另八人上黃山三元門。

激戰。在無私的陽光底下激戰……

五天五夜。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三元門的男女老幼共二千四百另五人全被



在這個市集裏，有一位老師，一個平凡的人。他在這裏差不多已經一年了。除了上課外，他喜歡畫畫和飲酒。除了在他畫畫的時間，只要他能做得到的，他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由於他對畫畫有點兒痴，這裏的人都稱呼他為『痴老師』。他的名字是什麼已無人知道了。

第三章 晚霞

夕陽西下。

黃橙色的夕陽旁邊滿是紫色的晚霞。無窮盡變化的紫色——從憂鬱寂寞的藍色與熾熱狂痴的紅色相混而成的紫色。

崖邊突出的大巖石上，痴老師凝視著天邊紫色的晚霞。這是他的習慣。他沒有動，他彷彿與周圍的環境溶合在一起。

驀然，遠處馬蹄聲從遠而近。痴老師不經意地回頭，恰巧騎在馬背上的女孩子亦向他這邊遙望。他們的目光相觸，奇異的火花迸發。

刹那間，那個女孩子和馬兒皆遠去，只留下了痴老師。他慢慢地回轉頭，望向紫色的晚霞，他陷入沉思。

他知道這個女孩子是誰。這裏是春秋山秋管治的範圍，她一定是夏存道莊主的幼女夏木琇。這是否就是所謂的『邂逅』？他心中記起一絲異樣的感覺，一種已忘却了很久的感覺；然而，心中却亦升起一座亘古不化的冰山……

遙遠的天邊，那變幻莫測的紫色漸漸化為紫黑色，黑夜慢慢地籠罩了整個大地。

第四章 月下

圓月，完美無缺。

今夕何夕？

古道旁，一座久已無人修葺的舊墳，旁邊插著一柄被蔓生植物糾纏不清的東西，彷彿是一柄劍。野草蔓生……

痴老師已醉了。

殺；宗山光敗於辛大先生劍下，自刎身亡。

烏雲般，黑色的烏鴉滿佈天空，事相啄食腐屍……

七百零八人餘下六十三個，六十三個傷痕累累的江湖人。

江湖似乎太平了。無事山莊的辛大先生隱隱的成為天下的盟主，為天下排難解紛。

天邊一團黑色的雲遮蔽著太陽的光輝，赫然是一團黑色的烏鴉瘋狂地拍著翅膀……

第二章 痴老師

市集，熱鬧的市集。

可能是趁墟的日子，在狹窄的街道上人群絡繹不絕，在狹窄的街道兩旁有許多小店鋪，販賣不同的貨品：雜貨、布匹、成衣、麪條、藥材、零食、雞、鴨、牛、羊、豬……

他們在買賣，他們在討價還價。一片熱鬧的聲音，一群平凡的人。他們是否生活在幸福中？

——他們的家庭是否融洽？丈夫或妻子是否嗜賭？孩子聽教麼？父母親懂得教導小孩子麼？曾嗜生離死別麼？

——收成好麼？有否借高利貸？有惡霸橫行麼？有苛政麼？有天災麼？

——年青人是否找到所愛的人？還是陷於糾纏不清的結裏？得失榮辱作弄着年青人麼？

命運似乎從不放過任何人。

× × × ×

— 爲什麼不能醉？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是得意還是失意，又何需強分？

痴老師想嘔吐，但他却吐不出來。他的食道，他的胃，他的腸，就像是已擠在一塊。

全身乏力，他只有躺在這座舊墳的旁邊。
— 爲什麼醉在這裏？難道這裏會有令他悲哀的事情？

痴老師沒有動。

— 想是不能動吧？還是不想動？

— 事實上，酒是很難入口的，使人有嘔吐的感覺。那麼，爲什麼要喝酒？不爲什麼？只是爲了要醉。

— 醉，的確是一種非常奇妙的經驗，而且，醉彷彿能消解萬古愁。

— 他有什麼愁？醉真能消解萬古愁麼？

酒入愁腸，往事如煙，在這時凝聚成一幅幅生動鮮明的圖畫，展示在他眼前……

— 太多的錯誤，太多的無奈，太多使人絕望的……

痴老師大聲哭號。然而，他却覺得他自己聲音很遙遠；他流涕、落淚、狂叫……就像是一隻瀕臨死亡的野獸所發出的嗚咽……

—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在傷心處。

× × × ×

霧。宛如殺氣的濃霧，猝然瀰漫……

悄然無聲地，七個黑色的影子鬼魅般出現。

其中一個影子：『你是阿辛？』

自言自語地，阿辛：『阿辛？阿辛是誰……我是誰？』

— 阿辛是誰？痴老師又是誰？

電光火石！七柄劍從七個致命的角度刺向痴老師。他毫無能力反抗……

霎時間，七度劍光奇蹟地消失了。七柄薄如紙，三寸半長的柳葉刀釘在七隻握劍的手腕上。

濃霧漸漸消散；殺氣亦消失了無形。地下只遺下七柄劍和鮮血。鮮血漸漸濃稠……

× × × ×



完美無缺的圓月下，一個仙女般的女孩子飄然而來。

彷彿透明的膚色，海水般的眼神，在皎潔的月色下閃爍著流轉無定的水光……

— 夏木瑋？！七柄柳葉刀是她的吧！

痴老師心裏異樣的感覺又悄然而來，心中那座亘古不化的冰山却也完全溶化了，化成美酒……他更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第五章 幸福

朝陽，滿天的朝霞，絢燦美麗；似乎光明和希望仍在人世間。

痴老師醒過來了。他發覺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小屋的舊床上。他看見夏木瑋正在爲他修補那件殘破不堪的上衣。

—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要救我？

夏木瑋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這個方臉、濃眉、皮膚白皙的青年人，憂鬱的眼睛裏彷彿蘊藏著深遠的痛苦哀愁和無盡的熱情狂放。她對這個落寞的青年人產生怎麼樣的感情？

忽然痴老師：『謝謝你。』

夏木瑋：『不用多謝我』

頓了頓，夏木瑋：『我是……』

痴老師打斷夏木瑋：『我知道妳。妳是春秋山莊夏存道莊主的幼女夏木瑋。』

出奇地，夏木瑋：『你知道我？』

遙望遠處出神，痴老師：『嘎！知道很久了。』

突然，夏木瑋：『我也知道了你很久了，你是市集上著名的痴老師……你……你是阿辛？』痴老師默然。

半晌，痴老師：『是的，我是阿辛。』阿辛的眼睛彷彿有一層迷霧升了起來，就像是離開了人世間……

— 我是誰？我爲了什麼生存？爲什麼要生存下去？

夏木瑋：『我知道那些人是誰。』

阿辛被驚醒，他從迷霧裏回到人間。

阿辛：『他們是誰？』

美麗的眼睛張得很大，夏木瑋：『恐怖集團的殺手！』

茫然地，阿辛：『他們是誰？』

模仿著說書人的動作，清脆動聽的聲音如數家珍，夏木瑋：『自從黃山一役後，天下元氣大傷。幸得辛大先生，天下才太平無事，當然還有我爹爹的輔助。但是，最近却發生了一連串的暗殺事件：各大門派裏有相當影響力的武林前輩許多都被暗殺了；四大家族中，仁義山莊何千里莊主的大兒子也被暗殺了。那些殺手自稱爲『恐怖集團』。我擔心會不斷有其他人被暗殺……』阿辛聽到夏木瑋提到辛大先生的時候，痛苦的迷霧又在他的眼中瀰漫……

迷糊地，夏木瑋：『但是我真不大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殺你？你是誰？阿辛又是誰？』

夏木瑋自言自語。

× × × ×

朝陽如火，烘烘地照亮著大地。

夏木瑋不斷地告訴阿辛在天下發生的事；阿辛靜靜的聽著，偶爾發問，偶爾說話，偶爾提出意見……他們相對地凝視，渾然不察覺身外的一切。

時間不知不覺地隨陽光的消逝而消逝……

夕陽西下，絢燦變幻的紫色雲霞伴隨著瞬間萬變的王橙色的落日。

幸福是否已悄然地飄進了阿辛和夏木瑋的心靈，使他們連結在一起？

夏木瑋的頭低下了。是害怕阿辛那憂鬱孤寂但却熾熱的眼神？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阿辛輕輕地握著夏木瑋的手。溫暖、柔軟，彷彿絨子。他牽著夏木瑋的手走向他往常凝望日落晚霞的地方。

他們一同浸淫在夕陽內。夕陽的光輝就像是仁慈老人的手輕撫著他們、祝福著他們。

他們促膝傾談……

× × × ×

黑夜，像賊子般偷偷地將整個大地偷去。

輕聲地，阿辛：『我可以叫你做阿木？』

夏木瑋：『爲什麼叫我做阿木？我的家人都是叫我做阿瑋的。』

阿辛：『我却想這麼叫你，好嗎？』

小孩了般，夏木瑋：『好！就叫我做阿木吧！』

阿辛：『多謝妳。』阿辛緊緊的握著阿木的手……

時間不斷的飛過……

— 時間，你可否爲他們而完全停止下來。

彼使他們能長久的在一起？

× × × ×

朝陽和朝霞又再次露出面頰來了。

依依不捨地，阿辛：『阿木，妳是不是要走了？』

遲疑的，阿木：『嘎。』

緊緊地，阿辛：『妳會再來麼？』

突然衝動地，阿木：『只要你不離開，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阿辛上前，緊緊的擁抱著阿木……他的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溫馨。

× × × ×

第二天。他們又再相見。

沙灘上，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在他們的心田上，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足跡……

阿辛輕吻了阿木的臉頰，阿木的臉紅得彷彿就是溫暖的太陽，阿辛的太陽。

× × × ×

阿辛和阿木相遇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他們却似乎有講不盡的說話；他們彷彿就是生活在永恒的幸福裏……



第六章 虛無

有一天，阿木沒有出現。
朝陽過去。夕陽過去。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個朝陽夕陽，阿木沒有出現過。
——為什麼她不來？
阿辛心裏的舊創口又刺痛起來。

× × × ×

酒舖。
阿辛呆呆的坐在春秋山莊附近的酒舖裏。他喝酒，不停地喝，彷彿要將自己醉死般……朝去暮來，阿辛只是醉了。

× × × ×

有一天，阿辛看見阿木與另一個錦衣軍服的英挺武士一起從春秋山莊裏走出來。他們很親密。
阿辛又醉了。酒舖內的店伙亦禁不住的輕輕地搖頭。

滿天晚霞。然而，阿辛却看不見，他醉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阿辛蹣跚的走到一條陋巷內，不停地嘔吐，他的胃和腸也彷彿被掏了出來。

——我有什麼？我根本就什麼也沒有。

那又何必去問有什麼？

阿辛默默地流淚……

× × × ×

圓月，完美無缺的圓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悄悄地升到天上。

阿辛忽然感覺到一雙晶瑩清澈的目光凝視著自己。他張開他那醉了的眼睛，他看見了阿木；阿木的目光是幽？是怨？是關懷？是責備？是什麼？無論是什麼，阿辛感到幸福似乎又再臨到他……

顫聲地，阿辛：『不要走？』
遲疑地，阿木：『我……好！』阿木的眼睛閃爍著水光，就像是浸在宇宙海洋裏的星光。是阿木的淚水麼？

阿辛睡着了，在幸福中睡着了……
雞啼。

『阿木！』阿辛在喊叫中醒過來，滿身大汗，不停的喘著氣。

關懷地，阿木：『發了一個惡夢？』阿辛點頭。阿木看見阿辛眼睛裏的憂愁、疑慮、不安、痛苦……

裝作淡然地，阿辛：『他是誰？』

半晌，阿木咬著牙：『畢……我的未婚夫。』阿辛木然。剎那間，他的人就似離開了這個人間。

遲緩地，阿辛：『夢休山莊的大公子？是的，否則配不上妳……我，我只是個浪子。』阿木默然。

阿辛：『要走的總是要走。』阿木默然。
阿辛：『常時是妳的說話多，但今天却是我。』阿木點頭。阿辛想看進她的眼睛裏，透進她的內心……

——她在想什麼？

阿辛：『他待妳可好？』

輕聲的，阿木：『你們待我都好。』阿辛的心在抽搐……

猝然，阿辛的手中出現一管筆，七寸四分長的毛筆。他走到這屋子中唯一的桌子。他攤開宣紙，喝了一口酒，紅暈斗然瀰漫了他的臉，發著紅光。阿木凝視著他。



阿辛提著筆在宣紙上畫著完美的圓圈，未幾，他的筆又不見了，在宣紙上却出現了『幸福。宿命。虛無。醉』。他呆呆的凝睇著阿木。阿木是不是也在看著阿辛呢？

良久，墨跡乾了。阿辛將宣紙捲起來，遞給阿木，阿辛：『妳走吧！』然而，他的手却仍緊緊的握著阿木，沒有鬆開。

卒之，阿辛：『妳走吧。』他放開了手。

——阿木走了！她走了！

沒有責備，沒有埋怨，但是，阿辛的眼淚却從眼角悄悄地流下來……

第七章 醉

酒舖，仍是在春秋山莊附近的那間酒舖裏。仍是那個店伙招呼阿辛。仍是上次的座位，阿辛坐在那裏喝酒，不停的喝……

阿辛來了這裏很久了。多少次的月亮朝陽的更替？

——他是不是醉了？然而，為何他的眼睛却異常的清澈？他在想什麼？

阿辛只想遠遠的看一看阿木，他就感到心滿意足。

× × × ×

什麼時候了？似乎是黃昏吧。

春秋山莊的大門慢慢地張開。

二個錦衣盛裝、雄糾糾、器宇軒昂的年青武士與十個武裝的家丁大踏步的向酒舖走過來。向著阿辛走過來……

年長的武士：『我是阿瑋的二哥，這是阿瑋的三哥。你是阿瑋的『好朋友』阿辛麼？』

二哥、三哥、十個家丁已分別散在阿辛的周圍。行動迅速，訓練有素。

淡然地，阿辛：『我是的。』

二哥：『我們的爹娘知道你是阿瑋的『好朋友』，所以特地差我們邀請你到我們莊上一聚，吃一頓便飯。請賞面。』阿辛默然。他隱隱有不安的感覺。但，要是能見到阿木，發生什麼又有何妨？！

大笑，大辛：『現在就去？』

二哥：『是，現在就去。』二哥的眼神彷彿閃過一絲憐憫，三哥更是面露不忍。

阿辛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能再見到阿木。阿辛醉了……

× × × ×

席上，山珍海錯，美酒佳釀……

夏莊主沒有出現。只有夏老太、阿木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和他未過門的妻子，當然還有阿木。

阿木沒有抬頭，沒有看阿辛。阿辛却凝視著她，眼神憂愁但却熾熱。

客氣地，夏老太：『阿辛，你既是阿瑋的好朋友，那就不用太客套了。來，來，喝一杯吧！』阿辛舉杯一飲而盡。阿辛發覺阿木的眼睛裏滿是閃爍不定的水光，是她的眼淚麼？

突然大叫，阿木：『阿辛！』阿辛心頭震動，不祥的感覺瀰漫……

與此同時，夏老太的酒杯亦已擲在地上，粉碎了……

就在酒杯的碎片未向外激射的剎那，六柄劍絕對快速準確地穩穩的指向阿辛身上的六個致命的穴道。

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和他未過門的劍。

阿辛沒有動，他根本不想動。他只是呆呆的望著阿木，週遭發生什麼事，又有何妨？他不知身在何處……

緩慢地，夏老太：『阿瑋的未婚夫畢瑛在七天前被惡怖集團擄去。交換他的條件就是在一個月內交出你的人頭。我們無可選擇，畢瑛

的性命遠比你重要。』

阿辛彷彿不覺，只是痴痴地凝視著阿木。他是不是醉得太厲害了？為什麼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惜？

向阿木大喝，夏老太：『阿瑤，若你想得回自己的未婚夫，快按照早先訂好的行事！』

阿木非常緩慢的拔劍出鞘。一語不發，面無表情。她非常緩慢的將劍尖遞向阿辛的左胸。阿辛的眼睛更清澈更明亮。沒有怨恨、沒有責備、沒有痛苦…只餘下一絲淡淡的哀愁。

——她在想什麼？她的眼睛為什麼這麼迷糊？

阿木的劍已刺進阿辛的左胸裏，一寸二分，鮮血四濺。只要她再發動將劍一送，阿辛必死無疑。

瀕臨死亡的人會想些什麼？阿辛想起自己的過去，與阿木的邂逅…

無鳥鳴、無蟲叫、無風、無動作、無聲音…一切都靜止了，都凝結了，時間亦被凝結了吧…

突然，阿木撤劍，鮮血從阿辛的左胸噴出。阿木深深的望了阿辛一眼…

——她眼中隱蔽著什麼？可能連她自己亦迷糊了？

大聲地，阿木：『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你。我實在太悶了，我要找些刺激。我找你，只因為你痴，是這裏的人告訴我的，我覺得很有趣，所以找你。現在，我已得到你的心了，我不再玩下去了！』一口氣說完後，阿木轉身奔入屋中。地下留下了閃爍的水光。是阿木的淚水？

阿辛的臉變得非常奇特。

——這真是阿木的真心話？她真的從來都沒有喜歡過我麼？

阿辛並不察覺創口的疼痛。

——為什麼不乾脆殺了我？

驀然，阿辛的手中多了一管筆，七寸四分長的毛筆。他的筆向周圍畫了四個圓，六柄劍隨著這四個圓的運動而掉在地上。

他們相對駭然。這個劍陣是經過精密的設

計和許多次的練習的，然而…阿辛的武功比他們的估計高出太多了。

血，不停地從阿辛的左胸流下來，目光更清澈，阿辛：『他們在那裏？』

大哥：『峨眉山萬佛頂。』

阿辛仰天悲嘯，天地淒然。

阿辛慢慢地步出春秋山莊，步入黑暗裏，無邊無盡的黑暗裏。地上的鮮血漸漸濃稠…

遠處的風聲虎嘯，彷彿奏起一首哀歌…

第八章 骷髏

黑夜，只有月光。

古廟，久已無人修葺，蛛網塵封。

古廟裏透出一絲淡淡的火光。

阿辛蹣跚地從墨黑的幽暗走出來，走向透出火光的古廟，他停在古廟前。

阿辛滿臉通紅，雙眼紅腫，身上滿是酒氣，搖搖擺擺的，像是隨時都可能跌倒在地。

× × × ×

一柄劍，七粒算數子和一個人無聲無息的襲向阿辛，快速無倫…

阿辛微張醉了的眼睛，掌中赫然多了一管七寸四分長的毛筆。阿辛的筆隨著身體擺動的姿態而活動…不可思議地，那柄劍、算數子和那個人的攻勢悉被化解。然而，出乎意料之外，那個人猝然轉了方向，整個人向阿辛的左胸激射…阿辛未能化解。他有傷。

那人一手執著阿辛的左手：『老朋友，為什麼忽樣變得這麼膿胞？』

強笑，阿辛：『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章豪，你的玉石俱焚，更厲害了。玉琛，你的劍法也有長進。申奧，你的算數功力又有大進。』

玉琛：『你左胸受了重傷？』

申奧走上前扯開阿辛的衣襟，左胸的創傷已發膿。申奧皺了皺眉：『我們一起去喝酒』一邊著章豪取出金創藥為阿辛敷上。

阿辛感到溫暖。

× × × ×

酒鋪，簡陋。

玉琛、申奧、章豪、阿辛就坐在這裏。他們叫了十斤熟牛肉，十二壘上好的女兒紅。想不到在這裏有這麼好的酒。

他們喝酒，以酒壘喝酒。

阿辛：『玉琛，你的右肩發生了什麼事？』

喝了一口酒，玉琛：『一個月前，廣西桂林寄萍山莊黃樓存莊主被恐怖集團騷擾，我只不過去打發他們吧。』

阿辛：『人數不少吧！』

玉琛：『四十四個殺手。』

阿辛：『章豪，你在使用玉石俱焚的時候

，左腿的運動有少許不協調？』

微笑，章豪：『我只不過是在江蘇蘇州寶嘉觀與商亭道長聯手教訓五十三個殺手吧。』

阿辛：『申奧，你第四粒算數子是由無名指射出的吧！為什麼動力不足？』

大笑，申奧：『我是因為學他們在廣東番禺悲庵寺與隔山上人合力打發了四十七個殺手吧。』

苦笑，阿辛：『好！好極了！你們都比我長進。』他想起什麼。

大喝數口，玉琛：『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接下去，章豪：『天生我材必有用…』

喝了一口酒接下去，申奧：『千金散盡還復來！哈…』

連喝數十口酒，阿辛低聲重吟他們所吟的詩句。良久，阿辛面色奇特：『與爾同消萬古愁！』

章豪：『你要上峨眉萬佛頂？』

阿辛：『是的。』

玉琛：『對，大丈夫有所不為，有所必為。』

申奧：『我們在你的周圍五里。』

阿辛明白。他們一說出就不許你反對，終是刀山火海，他們亦一定會去。

——這就是朋友！這就是男兒漢！

阿辛沒有再說什麼，他連連喝了三壘女兒紅，他醉了，友情使他沈醉。

× × × ×

朝陽，如血。

峨眉山，絕峯萬佛頂。

浮雲飄渺…

——人生豈不是亦彷彿浮雲般飄渺？存在、成長、相遇、別離、重逢、幻滅、死亡…人類真的可以生生不息麼？

阿辛站在絕頂，看着變化詭異的浮雲，幻化成虛無的人生百像…

——無情的天災：雲南騰冲、黑龍江龍鎮、海南島琼山、廣東碧卯嶺、唐山…火山爆發、地震恣虐；長江、黃河氾濫、西北天旱、土地龜裂…農作物失收、飢荒…

——殘忍的人禍：天下有許多人瘋狂的為爭奪權力而發起無數的屠殺，到處充滿殺戮、暴虐…百姓死亡枕藉，陷於水深火熱中…

——我為了什麼存在？難道只為了自己的恩仇情結？在悲哀痛苦的人生裏，我能做什麼？不是要『做』一個男兒漢，而是，我就是男兒漢，我必定要完成男兒漢應做的事情！

千頭萬緒湧上心頭…阿辛感到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緊緊的握著他的脖子，不斷地收緊，他漸漸透不過氣了，全身不停的冒著汗…

× × × ×



殺氣！另一隻巨大的手突然出現在阿辛的身旁，並且將阿辛緊緊的纏起來...

骷髏！殺氣從一個面上罩著一個死人的骷髏的黑衣人身上散發出來。

阿辛知道這個人是誰。除了恐怖集團的主腦外，其他的殺手是未能產生如斯濃烈的殺氣。然而，此刻阿辛心神不屬，必敗無疑。

死亡，在阿辛的腦海中閃過。

— 死亡是什麼？死後是否有另一種形態的生命？

— 他不只想到死亡。他更不想以另一種形態的生命繼續存在下去。他只想整個地消失，不留下一絲一毫的悲哀，不留下一絲一毫的回憶。

— 他是想逃避悲劇人間的苦痛？還是逃避自身立於天地間應盡的責任？抑是妄想逃避自身的命運？

消失，這個念頭籠罩了阿辛整個人。

冷森森地，骷髏：『阿辛？』

阿辛：『我知你一定能找到我。』

幸災樂禍，骷髏：『你的阿木今天就要與畢玦結為夫婦了。你知道麼？』阿辛心頭劇烈地震動，滿面充血，瞳孔收縮。他的心在劇烈地在抽搐，他整個人彷彿跌進一個萬劫不復的冰窖裏...

阿辛的身軀起了輕微的顫動...

骷髏就在此刻閃電的拔劍出鞘，直指阿辛的背心。雷霆一擊，瞬若閃電奔雷！

阿辛的皮膚已經感到那冰冷的劍尖。他接近死亡。面對死亡的感覺是如何？他將可以完全放下他在世上的擔子和責任？他所愛的人？

阿辛就像是在夢中...

『阿辛...』在夢中隱約聽到遠處傳來阿木的聲音，真的是阿木麼？

阿辛斗然間充滿了生存的意志和力量，全身直覺地活動起來。他掌中的毛筆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出現了。他掌中的筆向後畫了一個圓，完美無缺。



閃電的劍光，巨手般的殺氣都奇跡地消失了，無影無踪。那個戴在黑衣人身上的骷髏亦化為無數的碎片，向四方八面激射。

站在阿辛面前的骷髏竟變成一個美貌的女子，只是身型稍為肥矮。

玉琛、章豪、申奧分別從三個地方走出來。身上濺了血。

申奧：『總共有六十六個殺手。』

骷髏面色慘白，身軀輕微顫動。

雙目如電激射骷髏，阿辛：『誰在幕後策劃？』

沈吟，骷髏：『你不殺我？』

阿辛：『為什麼要殺你？』

骷髏：『因為...我想殺你！』

不理會骷髏，轉向玉琛，阿辛：『那六十六個殺手怎麼啦？』

玉琛：『從此不能再使劍了。』

轉向骷髏：『事實上，你應該清楚知道我們的做法。』

低下頭來，骷髏：『是的。每一次他們鍛鍊回來後便永不能再幹我們這一行了。』

未幾，恨恨地，骷髏：『這就等如殺了他們！所以他們亦只有死。哈...』

在如斯美好的朝陽下，一個美貌的女子，竟然自稱是最近崛起，心狠手辣，殺人無數的恐怖集團的主腦骷髏！刹那間，四周凝聚一股肅殺的氣流...

阿辛：『人生立於世，有所不為，有所必為；雖千萬人，吾往矣！』霎時，肅殺的氣流被暖的陽光所驅散！

大聲地，骷髏：『我不明白！』

苦笑，阿辛：『或許妳是女孩子吧。』

眼神突然非常奇特，骷髏：『為什麼完全不同的？』

隱隱的察覺不妥，心頭一緊，阿辛：『什麼不同？』

喃喃自語，骷髏：『為什麼？』阿辛在等。

良久，骷髏：『你真是辛懷悲的親弟弟？』

緩緩地點頭，心被抽緊，阿辛：『我是的。我就是辛懷憫。』他感得他的聲音彷彿很遙遠...

— 我的親哥哥，我的骨肉至親，為什麼？

阿辛已隱約猜到這天下的混亂的原因了，然而，他却期望這是個夢，惡夢。他不肯接受這個事實。

咬著牙，骷髏：『我是辛懷悲的人！』

不解地，搖了搖頭，阿辛：『自從宗山光自刎後，辛大先生的名字不知已傳遍了天下！辛大先生不是已經隱隱成為天下的盟主麼？為甚麼還要屠殺這許多的無辜人？』

骷髏：『這是因為這些人計劃著一些不利於辛懷悲的事情，想奪取他在天下的盟主地位。你是知道的，凡是妨礙他的東西，他一定要拆去的。』

無奈、痛苦，阿辛：『難道他已忘了為何父母親將我們的名字改為懷悲、懷憫麼？』

骷髏亦似感受到阿辛的無奈痛苦，她默默。

不久，阿辛：『在江湖上傳言我採花殺人的謠言，是宗山光所散播的還是辛大先生？』

骷髏：『是宗山光，因為他的武功不及你，害怕你特然回來和他爭奪三元門的掌門，所以他要你不在江湖上立足！...辛懷悲為洗雪無爭山莊的名譽...當然，還為了奪取天下盟主的位，故此，辛大先生派我的殺手在其他人接到『天下安榮共商帖』的時候，便得死

！為防洩漏，不留活口！』

痛苦地，阿辛：『但，屠殺無辜的人，又算什麼？』

骷髏：『大丈夫要成霸業一定要犧牲很多的人的。還有，因為辛懷悲比宗山光更適合統領這個天下！』

阿辛：『那麼為什麼派人殺我？』

嘆一口氣，骷髏：『辛懷悲只是吩咐我們廢掉你的武功。事實上，他知道在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能破壞他的霸業，他曾在醉後說過，這個人就是他的親弟弟阿辛——辛懷憫。』

阿辛：『我不是一直隱姓埋名麼？』

骷髏：『你現在不正是與他作對麼？而且，有些人的光輝，是用任何方法也掩蓋不了的。你是的！』

— 權力使人腐化！但是為什麼要是我的親哥哥？命運！命運！

咬著牙，骷髏：『為什麼我不能早與你相遇？』

想起了阿木，阿辛亦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早與她相遇。喃喃地，阿辛：『命運？命運！...』他的心劇烈地抽搐，他的親哥哥竟是天下大亂的主因。他應該怎樣做？他迷糊了...

阿辛呆呆地站在當場。玉琛、申奧、章豪默默地伴著他，分受他的痛苦無奈...

骷髏走了。他們沒有攔阻，他們知道阿辛的想法。

美貌的女子，幾十年後亦不過是一個骷髏吧！

不知在什麼時候，似乎是黃昏吧。

申奧對阿辛：『我們去喝酒。』

阿辛：『好。』

酒寮，他們伴著阿辛醉倒在一間破舊的小酒寮內。

阿辛心中充滿了感激，友情滿埋滿埋的倒進他的喉頭內。

驀然，阿辛：『明天，你們不要和我一起去。』他們無語，他們知道他要去那裏，他們知道他要做什麼。

— 命運。在命運手中，任何人皆免不了痛苦絕望。

阿辛：『請代我向各位嫂嫂問好。願你們一生幸福。盡可能多挽救能夠生存下去的人。』他們靜靜地聽著。

阿辛：『你們記得我和我大哥二個名字合在一起的意思麼？』

章豪：『悲憫。』

阿辛：『我們的父母親期望我們能存在心中。我將這二個字送給你們。』他們默默地點頭。他們的眼中閃爍著水光。

阿辛轉過臉不敢再望他們，然而，淚水仍然從他的眼角爬下來...

第九章 生死

— 有生就必有死。為什麼？上天既賦予

世間生命，何忍又讓生命在世上消失？
生存彷彿就是一種悲劇。

× × × ×

黃昏，紫色的雲霞滿佈在王橙色夕陽的四周。

無爭山莊。

阿辛就站在這莊嚴華貴的無爭山莊的大門前。這地方他非常熟悉，這是他長大的地方。

— 阿木。妳在那裏？那把親切的聲音真的是妳的麼？還是我的幻覺？但願上天賜給妳和妳的未婚夫幸福！

風，一陣風吹過。

吹動了阿辛的心。阿辛知道自己要去做什麼。

阿辛就彷彿是活在夢幻中...

— 但願醒來後，一切都能回復美好。但是，真的能夠醒來麼？可能是永久的長睡吧？

阿辛舉手，緩緩的推動無爭山莊的大門...

× × × ×

阿辛進入無爭山莊後三個月。

恐怖集團在三個月前猝然瓦解，消聲藏跡。再無江湖人被暗殺。

然而，辛大先生 在三個月前失蹤。他去了那裏？天下更混亂，各門派互相撕殺，自身死亡的人數已達七千三百另八人，無辜死亡的百姓却有三萬九千一百零九人...



屠殺繼續下去...

— 為爭取天下盟主之位？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爭取什麼？可能，他們自己已殺紅了眼睛，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

阿辛進入無爭山莊後三個月。

阿辛和辛大先生都彷彿消失在空氣裏... 玉琛、申奧、韋豪，坐在上一次與阿辛一起喝酒的破舊酒寮內。

他們無語。他們一起喝酒。他們的眼睛裏閃爍著水光。他們醉了。

他們醉了，是不是他們想忘掉他們所知道的——阿辛和辛懷悲的命運？

× × × ×

圓月，完美無缺彷彿就像是阿辛掌中的筆所畫的圓。

阿辛進入無爭山莊後三個月。

阿辛和辛大先生都彷彿在這個世間消失... 一座久已無人修葺的舊墳，旁邊插著一柄被蔓生植物糾纏不清的東西，像是一柄劍。野草蔓生...

完美無缺的圓月下，一個仙女般的女孩子飄然而來。阿木！

她來過這裏已經有許多次了。

— 她是不是想再見阿辛？

她到過阿辛牽着她的手看日落晚霞的地方；她到過阿辛吻她臉頰促膝傾談的沙灘；她到過阿辛緊緊擁着她的小屋——他的家...

阿木却沒有辦法再見到阿辛。

畢球已經準備跟阿木——夏木瑋結婚。她只得靜靜地出來找阿辛。她找了差不多三個月了，阿辛却仍舊是音訊全無。

— 他去了那裏？見了又如何？為什麼我仍要找他？不知道...

阿木的心在刺痛。她回憶，她只有在回憶中才能重遇阿辛...

畢球已經定於在明年雙閏月的五月迎娶阿木。還有三個月，阿木就要跟定畢球了，她想再見見阿辛...

情是什麼？

× × × ×

陰天。一大遍的烏鴉遮蔽了整個天空... 烏鴉似乎永不會絕種；人類的慾望似乎也永不會消失...

P.S. I ♥ U

VITA

P.S. 維他白粉

P.S. 維他可樂

P.S. 維他冠糖

P.S. 維他汽水

SELECTED POEM TRANSLATION

醜奴兒

辛棄疾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爲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個秋！」

An Ugly Slave

In youth I never had a taste of sorrow.
High would I go,
High would I go,
In my new poem phrases of sadness would
unsparingly flow.
Now that I have gone through sorrow's bitter way,
I find it hard to say,
I find it hard to say,
Except, "What a lovely cool autumn day!"

別賦

江淹

青草碧色，
青水淙波；
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

On Parting

The grass is of a dark green colour,
So is the rippling Spring water.
At the southern beach you take your leave
— much for me to grieve!

題袁氏別業

賀知章

主人不相識，
偶坐爲林泉。
莫謾愁沽酒，
囊中自有錢。

On Yuan's Villa

I am a stranger to you the owner of this villa;
The scenery here attracts me for a short stay.
Don't worry if you can't afford buying wine,
I have got enough to pay.

WHO HAS THE RIGHT TO RANK U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ll creatures in nature have their roles to play. For instance, a cat, having the congenial ability to catch mice, acts as predator of those nauseous animals. Then, what about us? What niche does the so-called "rational creature", take in the Universe? Frankly speaking, the role played by Man in the Universe is multifarious. However, if we confine our discussion to "their roles in society" rather than that in the Universe, their occupation will probably represent themselves, I think.

First of all, let's decide why everyone is born to work. In a broad sense, doing work enables the human character to express and the human dignity to augment. Through his work, Man can show his power over nature and proves himself to be the master of world. In fact, it is this kind of awareness of fulfilling such a noble responsibility of a human being that makes a man feel superior and proud of himself. And this may be reckoned as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doing work.

Nevertheless, it seems that the man has taken his mind off these superlative values of a job. Indeed, a new concept emerges and stresses that one must work in order to survive, then to enjoy himself, and further, to satisfy his limitless desires.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one can attain all these is thought to be money.

Actually,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money cannot be denied. Without money, one may not even have the basic right of existence, not to speak the other materialistic comfort. Therefore I basically agree to the saying that getting more money is the incentive to work hard. That is, success in money-making is no sin in itself; only when it turns out to be the sole criterion for one's real success in life does it become intolerable.

Indeed,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n explicit relationship among a man, his job, money and his success in life, due to the encounter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However, the answer will be made simple if we affirm that Man is the main body and thus the indispensable part of a job. Obviously, the affirmation here is by all means valid. Even a computer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possible replacement of our labour in the future, still needs a human creator, to say the least of it. Therefore, the saying that Ma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job itself is irrefutable.

If this is so, it should be Man who decides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a job, and not the nature of a job which determines the values and meaning of a person. That means the true worth of a job is based on the attitude of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job will be of high value provided that a person is able to show his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and do the best in his job both beneficially to himself and to the Man as a whole. In other words, so long as the work being done is valuable to the public, the worker should be highly respected and paid well accordingly.

Nevertheless, this kind of ideal belief is no longer a truth in our society no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s own ambition, grudge and resentment, people are put into distinct categories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occupation, that is, people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are treated differently. Remember, this is Man himself who creates all such things. There is nothing to do with various natures of the job, which can be assumed to be innocent in this injustice. Then, a question arises. When and how does this abnormal syndrome start in our society?

This may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capitalism in which the proletariat is regarded as a tool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us, the Man belonging to this class — the whole body of unskilled wage-earners — is no longe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the production. No wonder, their jobs are not respected at all. And this trend then appears to become the inevitable by-product following the ever-increasing advance-

ment of our society. At this rate, the manual labour surely cannot attain satisfaction from their jobs. The chances are that anoth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ll be sparked off owing to the sudden outburst of their long provocation.

Therefore, the preoccupation is not to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social system. All that is required is to instil a lucid concept about the authentic value of a job into those young generation, so that they can be more understanding and will not be led astray by the errant view held by Man. At least they should know that a job is not just pertinent to the economics of a countr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value of human character. Only when the value of human character is sufficiently honoured will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production process do Man a favour.

Consequently, the status of a doctor (the profession enjoying high rank in society) should not b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a scavenger. The matter will become clear if the following query is considered carefully: What will happen if no one is willing to take scavenger as his or her career? Will the doctor clean the streets or collect the refuse for the public? Then, if the role of a street-cleaner is claimed to be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how can we look down upon him?

In conclusion, everybody has his own rights and duties so long as he does the best in his duties and makes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f a doctor is perfunctory towards his patients and avoids his proper share of work, he should not be rated high in the community. Indeed, this kind of slackers should be derided of their rights and despised by the public.

THE ROAD TO THE COLLEGE

How terrible the traffic jam is! More often than not, it takes me almost two hours to get to Main. Is it part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 developing a would-be-teacher's patience?

My mind is carried away by the striking sun ray to the white clouds and green trees outside the window of the bus. It has been years that whenever I looked out of the classroom windows, I could only find some tired stars scattering in the sky. "I can spend the annual leave in touring Peking or elsewhere, instead of getting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aminations!" I thought at that time "Will my effort be rewarded? Don't I deserve a seat in the University?" I asked the sleepy stars then.

Things always come short of expectation and stories are often too long to be told.

It came to the time when I had to decide my future. When I hesitated about applying to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my friend gave me few words of advice, "Think seriously! And understand one thing: rolling stone gains no moss. Now, if you consider this road worth taking, go ahead!" Compared with other careers, I found teaching the least unsuitable, if not the most suitable to me. I enjoyed working hard, especially on the type

demanding creativity. I did think seriously. At last, I said goodbye to my colleagues, files, typewriters and word-processors.

Helplessly, I questioned my decision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tagnant growth of academic knowledge is discouraging indeed. Sometimes, I feel like going back to primary learning. Should I have attempted to apply to other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in which, I can stand a chance but can't see my potential or interest? In this one week or two, a few fellow students have left the College and some others look discontented. Where are they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 want to get off the bus!" the rude demand from one of the passengers to the driver draws my attention back to the bus. Well, his temper is understandable. And, not surprisingly, some passengers follow his steps. I hea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take other transport means such as the electrified tr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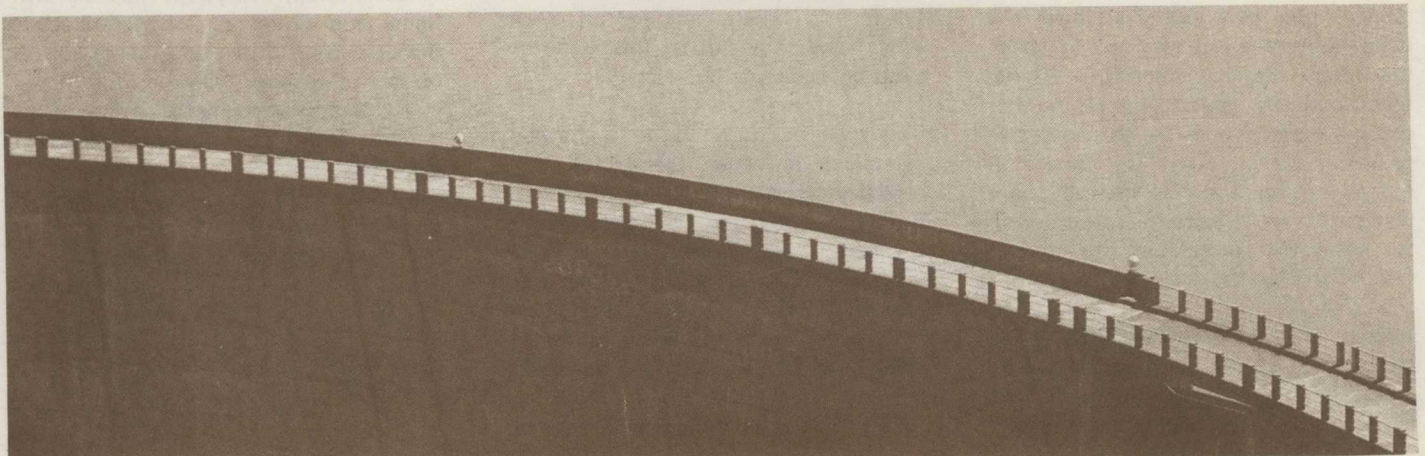
I cannot waste a second. "Is there any means that I can take other than the train? I'm hurrying to the Sir Robert Black College of Education," I asked the driver eagerly and expectantly.

"To what College? Sorry, I can't help, they all run on this route."

Disappointed, I get back to my seat, looking at their keen steps, I am lost in thought once again. I do not need to follow their steps, do I? Everybody has to go his own way to reach destination of his own. Who can define 'the best choice'? Who dare claim that he commands the shortest route?

The destination at this stage was set well before I got on this bus. So long as this bus can take me there, I should not leave. Yes, there is only one suitable road open to me now. But why can't I be more hopeful that a number of roads will come next? At this moment, I had better stay here, trying to be more patient, and even, finding something constructive to do.

SIU BING



Should a Child Be Protected From The Unpleasant Realities Of Life ?

I believe that a child should be given the chance to face both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situations.

If our youngsters are over-protected, how can they tackle life's problems independently? Instead of helping them, over-protection only reduces their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ability to face difficul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many children from well-off families. They can have anything they want like food, clothes, toys and are totally unaware of the hardships faced by those less fortunate ones. Without much knowledge of the world outside their confined existence, how can they be independent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oo much dependence on the family should be avoided and exposure to life is very expedient. In fact,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education is training for life. At school, we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the principles of giving and taking. The training in this small society is essential to a successful adulthood.

When a child grows up, he comes in contact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 over-protected child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adjust himself to different people, because of his touchiness and self-centred character. As a result he could be ostracised or avoided by others.

Moral values at home are s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utside world. If one only begins to learn those when entering society, life would be too harsh for him. He would be discouraged without any chance of starting again. Although unpleasant situations may be hurtful, running away from them is just coward. Society is hardly a training school for weaknesses. One has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and one must have sound judgement before launching into adulthood. School and home are places where one begins to receive training to equip himself for better life.

Childhood is the formative period in which one develops his personality. When the young are exposed to harsh



situation in small doses, this will surely help them to develop a strong character which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life situations. If the young are over-protected, they would be at a loss when they have to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A child's world of fantasy might give him a temporary escape from reality, but he cannot stay in such an idealized world forever. So,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young should be exposed to various situations in order to acquire a balanced personality.

LAM CHI MING

Books Make the PERFECT GIFT For Any Occasion!

BOOKS FOR EVERYONE ON EVERY SUBJECT
- FACT OR FICTION. ART OR SCIENCE. WHATEVER YOUR CHOICE, YOU CAN BE SURE OF FINDING BOOKS FOR USE OR FOR ENJOYMENT AT SWINDON'S. AND OF COURSE, ANY PARTICULAR BOOK NOT STOCKED IN HONG KONG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OUR MAIL ORDER SERVICE CONVENIENTLY.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SWINDON BOOK CO., LTD.
辰衝圖書有限公司

ESTABLISHED 1918

MAIN STORE:
13-15, Loc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3-668033, 3-668001, 3-684712, 3-682791

STATIONERY & PERIODICALS BRANCH:
Mirador Mansion, 64,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3-662046, 3-668555

BRANCH:
249, Deck 2, Lantao Gallery Ocean Terminal,
Kowloon, Hong Kong. Tel. 3-673242

BRANCH: MEDICAL & PROFESSIONAL BOOKS
346, Ocean Centre, 3rd Floor, Canto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3-670983

社會轉變

與

家庭

從親族家庭

到核心家庭

香港歷來是中國的土地，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二十世紀以前，香港盛行親族家庭，夫妻及與其有血緣的一大群親戚聚居一起，但發展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今日，這種大家庭的家庭模式已不再存在，反之，已逐漸為小家庭（核心家庭）的家庭模式所取代，究竟這種激烈的變化導因何在？

由於家庭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故此家庭模式的轉變與社會變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馬克思以經濟因素作為社會變遷的導因。現讓我們試從香港經濟活動的改變探討一下香港的家庭情形。

A 親族家庭的沒落：

隨着傳教士來華及西方國家入侵中國，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科技及消費品被介紹到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各國對這些新工業產品及消費品需求日增。位於珠江河口的香港由於得天獨厚，擁有一個天然的良好港口，就逐漸發展成爲一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成爲東西物產交流的重要橋樑。這種新經濟活動對傳統的香港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傳統的農業、漁產業受到大的阻力，其對社會經濟的重要性逐漸減低，而且與農業社會相互並存，以人口衆多爲尙的大家族式居住方式再沒有實在價值，於是漸漸分化爲較細小的家庭模式。這個新家庭體系只包括夫婦、其父母、其子女、其祖父母及其未婚的兄弟姐妹等，與之較疏的家庭會自成一體。這種新的家庭體系更適合發展中的貿易社會，而西方文化的影響更促進這改變的形式。

B 核心家庭的興起：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壟斷了中國的政權，一批資本家爲怕自己的私有財產被國

有化，便紛紛舉遷移到香港，重新發展，這批新移民爲香港引進一筆可觀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及重要的生產經驗，幫助香港的工業發展。一九五一年，聯合國的限制政策令香港的轉口貿易迅速崩潰，於是原先用來投資於轉口貿易的資金亦被轉移到發展工業方面。一九五二年，因爲韓戰關係，聯合國對中國施行禁運政策，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更大的阻力，商人損失甚巨，遂更樂意於全力發展香港的工業。一九六二年，中國政府爲刺激國家經濟發展所推行大躍進運動嚴重失敗，中國人民生活瀕於困境，於是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爲本港工業提供重要的人力，使香港的工業發展迅速蓬勃起來。到了七十年代，與迅速增長的工商業相配合的服務性行業、金融事業及交通運輸等也得並行推進，力謀擴張，以應所需。直到八四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高居於東南亞的第二位，而金融事業更已名列爲世界之季。

從以上的一段簡史看來，在短短的四十年間，香港的經濟發生很大變化，亦可由此推論，社會各方面亦產生了變化。首先，大量移民湧入香港，故然可以解決工業的人力問題，但另一方面卻擾亂了香港的社會建設，單就住屋方面已出現了不少問題，明顯地，親族家庭已再不可能在地少人多的香港繼續存在，『變』實在是必然的。此外因爲工業發展的增長，市民的教育程度提高，保障兒童利益的法例先後出現，兒童不但不能在十五歲以前在工廠工作，更要接受強迫教育，於是子女越多越好的舊觀念被推翻，子女多不但不能幫助家庭的經濟生活，反而爲父母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於是親族家庭完全解體，核心家庭的形式越來越流行，家庭中只包括夫婦及其子女。新市鎮的發展亦可以配合小家庭的建立，爲小家庭提供理想的居所，自此，有血緣的親屬在地理上的距離就越

來越遠了。可是由於中國人傳統的孝的觀念，市民仍然十分重視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於是一種折衷式的三代同堂家庭體係便相應出現。

家庭變遷

急劇的經濟發展，不但改變了香港家庭的模式。而且更改變了家庭的結構及功能。

A 家庭結構的變遷

1. 家庭成員的減少：由於家庭模式的改變，家庭計劃的普遍推行，家庭成員的人數大大減少。
2. 家庭權威的改變：傳統的家庭是高度的父權制，但隨着大家庭制度之沒落，婦權地位的提高，法律和習俗的改變，現在的家庭權威普遍平均由夫婦兩人支配。
3. 家庭勞動力的改變：傳統的家庭常是男主外、女主內，社會勞動力由男性所組成；但現在由於教育普及，社會改變，提倡婦解，現代女性已構成了社會三分一的勞動力。
4. 離婚觀念的改變：傳統的觀念中對離婚是十分抗拒的，而且視之爲一種耻辱，但今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價值觀的改變，社會法律的轉變，離婚已較爲普遍。但離婚容易造成破碎家庭，破碎家庭不能使兒童在其親生父母撫育下成長，對其人格發展可能有不良影響，甚至造成少年犯罪及其他社會問題。

B 家庭功能的變遷：

1. 性愛功能之維持：香港畢竟是一個華人社會，傳統的道德觀念濃厚，故此家庭的性愛功能仍能保存，沒有多大變動，



家庭仍然是兩性性行為的唯一合法履行場所。

2. 生殖功能沒有顯著下降：雖然先進科技可以產生試管嬰兒，但在保守的華人社會裏，這個新意念仍未能被接受，於是家庭仍然保有生兒養女、傳宗接代的主要功能。

3. 社會化功能仍受重視：盡管學校及其他社會團體已提高了重要的社會化功能，但家庭仍然是主要的社會化機構，特別是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家庭的社會化功能更值得受注意。

4. 感情功能的發揮：各國在都市化與專業化的影響下，人與人親切接觸的團體式社區已不可得，代之而起的是冷漠的、非人情的與殘忍的環境，家庭自然成爲人類感情支持的堡壘。加以個人可能遭受志闕的責難、同事的排揆、鄰居的歧視，家庭自然成爲溫暖的巢窩，可見家庭的感情功能在今日社會越來越重要。

5. 地位功能繼續影響：許多家庭仍賦予兒童許多地位，影響兒童的社會流動，家庭影響兒童的雄心，態度與習慣，促使兒童爭取成就向上流動，但是在兒童生活方式的社會化方面，家庭則不能單獨獲得

成功的效果。

6. 保護功能已減弱：傳統家庭的照顧病人、殘障及老人等工作，今日已因社會工作、醫學技術的發達，由社會工作者、醫護人員所取代，可見傳統家庭的保護功能已成爲其他社會機構的職責。

7. 經濟功能改變最大：從前家庭是經濟生產單位，共同工作單位，現在農村家庭漸少，農事已單純化，加以商店、工廠與辦公室林立，因此家庭已不再是經濟生產單位，家庭成員不再從事共同的工作，每日分散四方遠離家庭去工作，可見家庭已不再是工作單位。今日的家庭，在經濟方面可說是消費單位，購買各類財貨、勞務共同享用，也是感情、友伴與娛樂單位，一家人分享感情的溫暖，享受平時與假日家居與旅遊的樂趣。

社會現象點滴

在這個瞬息幻變的社會中，種種層出不窮的社會現象不時出現，現只略述其中與家庭有關的一小部份。

1. 個人社會地位的建立：在以往的社

會制度中，並沒有個人的觀念，一切倚傍於家庭。一人犯罪，則全家有罪，一人高貴，則全家可享其榮耀。但在今日，個人的價值已不斷地提高，家庭背景對個人發展的影響力已減弱。只要個人肯奮鬥、掙扎求存，他可以由最低社會階層爬升至最高的社會階層，爲自己建立一個穩固的社會地位，同樣地，富家子弟雖然家庭背景良好，但如果自己不知自愛，到頭來只會弄得半生飄泊流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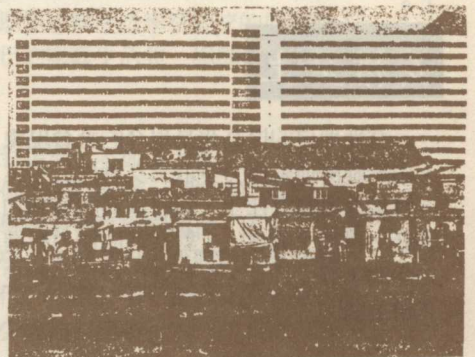
2. 物質主義澎湃：由於社會改變過速，個人的心理改變未能相適應地保持平衡，以致容易失去自我。今日青少年亦因此而深受物質主義的影響，生活講求物質享受，無疑這亦是造成青少年犯罪案日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3. 青少年罪犯劇增：由於家庭體系的改變，種種家庭問題，如代溝、破碎家庭等，相應出現，青少年缺乏關心，內心空虛，人格發展產生偏倚，便促使他們走上歧途，作出犯罪行爲，以發洩自己，故此不少人將青少年犯罪的問題歸處於家庭改變方面。

4. 暴力罪案數字日增：在生活節拍快捷的社會裏，人們生活緊張，當他們在家庭方面得不到宣洩、慰藉時，就會積壓下來，當無法忍受的時候，就會容易產生糾紛，嚴重者引發了殘暴而無意義的血案。

5. 離婚及破碎家庭的產生：由於個人主義的提升，男女間的婚姻已較少考慮到將來及他人，所謂『合則來、不合則去』，在不少現代人眼中，結婚、離婚已是很平常的事，他們顧慮自己的快樂較多於考慮幼小子女所受的影響，於是各種社會問題、家庭問題便隨之而出現。

至此，我們已探討過社會轉變與家庭的影響，但究竟今日小家庭的流行是好是壞，又有沒有解救的辦法呢？讀者不妨先想一想吧！



社會現象

幸福家庭？

破裂家庭？

你可曾想過你身邊的是什麼「象」呀？「象」？現象是也。也許時代的步伐遠比我們的洞察力來得「勁」；來得「速」吧！香港社會瞬息萬變，一股股風氣擁着時代溜走，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不住地浮現。究竟，這些是什麼「象」呢？它們又帶着我們朝那兒跑——它們附着消極或積極的誘力？又或者，它們完全屬中性的呢？

權力分化

說到香港的社會現象，有一點是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家庭內部權力的分化。以往的香港社會，大都沿着傳統的「垂直的社會體制（Vertical Society），家庭的倫理觀也不例外。多以年長者為一家之主，年紀愈大，地位和受尊重程度也愈高。但是現在香港家庭漸漸接受了西方的「水平的社會體制」（HORIZONTAL Society），強調個人主義，提倡權利平等。當然，現在的情況仍未致父子「平起平坐」吧！可是這個趨勢是不容忽視的。隨着這個現象而來的，是代溝的產生。因為上一代的倫理觀和下一代的未能融合，各自執着不同的權念來界定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利而引致衝突。而且，水平式的家庭體制也造成內部決策的混亂。各自為政，未有明確的領導，使整個家庭陷入解體的危機。

然而，這個現象又帶來了各人自由的放寬。封建的思想，舊式唯命是從的生活可以解脫了。一些自私和不合理的命令不能再造成任何「家、春、秋」式的悲劇了。

女權至上

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是現今的社會現象。由於婦解運動極力爭取男女兩性於事業、育嬰及家庭責任上，具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再加上社會人士對女性的能力有進一步的了解；於是，女性就由廚房昂然走入辦公室。

這個現象恐怕帶着的，全是積極的正面作用吧。它幫助女仕們脫離封建魔掌，自由地擁有她們本當有的權利。她們更可以不受別人支配，甘心樂意地與愛侶共渡一生。這個現象多完美啊！

可是，婦解吸引了無數妻子進軍各行業。夫婦各自外出工作，子女的管教也就比前困難了。現在更有許多職業女性把她們的孩子托養於一些嫗姆家中，有的就把管教的責任交付予老師和傭人等。對兒女的教養造成一定的障礙。再者，夫妻間的關係也極易受到阻擾呢！

兒童解放

第三個要談的現象乃是兒童解放。所謂兒童解放是有人認為傳統的家庭過份壓抑，忽視兒童生活能力，削弱兒童身體和情緒的潛能，因此主張採用自由發展式的養育，使兒童建立自我的形象。香港新一代的父母，有不少也贊成這理論。

無可否認，在這種開放的政策下，孩子不再成為父母「望子成龍」式的犧牲品。他們可以按自己的天資稟賦和喜好去發展。另一方面，他們更可訓練獨立能力，以便將來適應成長後的生活。

但是在兒童解放的情形下，孩子有機會被過份給予權力，以致獨斷獨行，不接受父母的意見。而且，中大社會工作系講師吳夢珍小姐於「家庭關係與青少年犯罪行為調查簡報」指出「犯罪青少年父母平時對子女較多採取放任態度」。

積極參與

此外，最近的政治風氣也為我們營造了一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現象。

關心社會本是公民的必然責任。倘若社會缺少了市民（也即是各個家庭中的成員）的支持和推動，相信香港也不能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家庭中某些成員全身投入關社

行列，又會否影響其家庭的自然運作呢？比方，父親把所有工餘時間都貢獻予社會，他可能造福無數市民；然而他的孩子會否被忽略了呢？或者，孩子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又會否減少了與父母溝通的機會呢？

社會繁榮

香港發展迅速，一日千里，乃是必然的社會趨勢。你要有進步繁榮，就須要比別人跑得更快，掌握每分每秒。香港發展愈發急劇是勢成騎虎的了。

也是由於香港發展快速，我們才可擁有現在的一切，不致被鄰國淘汰。它不單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物質享受，更帶來了安定繁榮的盼望呢！

遺憾的是，迅速的發展也造成了人們精神的壓力。適者生存，你與社會的齒輪脫節，就等如宣佈自己的死亡。競爭叫許多人感到乏力。君不見急劇發展的併發症乃是精神病的同時急升麼？最近就有不少家庭慘劇是由精神崩潰所帶來的。精神有問題的母親抱着兒子雙雙跳樓，神經失常的少女閉門自焚。還有父母受不了工作壓力而間接造成虐待兒女的動機等。

綜觀以上各現象的影響，可見它們都同是具備正反兩面能力的。就好像時下流行的電腦、桌球、溜冰、甚至旅遊，一樣可以引出好和壞的後果。一個社會現象的產生，只是告訴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動向，

要透過它們發揮其積極而有意義的功能；或是隨流失去，盲從附和，以致破壞家庭，就要看我們的行事尺度了。

身為一個準教師，可有為將來的學生作出恰當的裝備呢？

立己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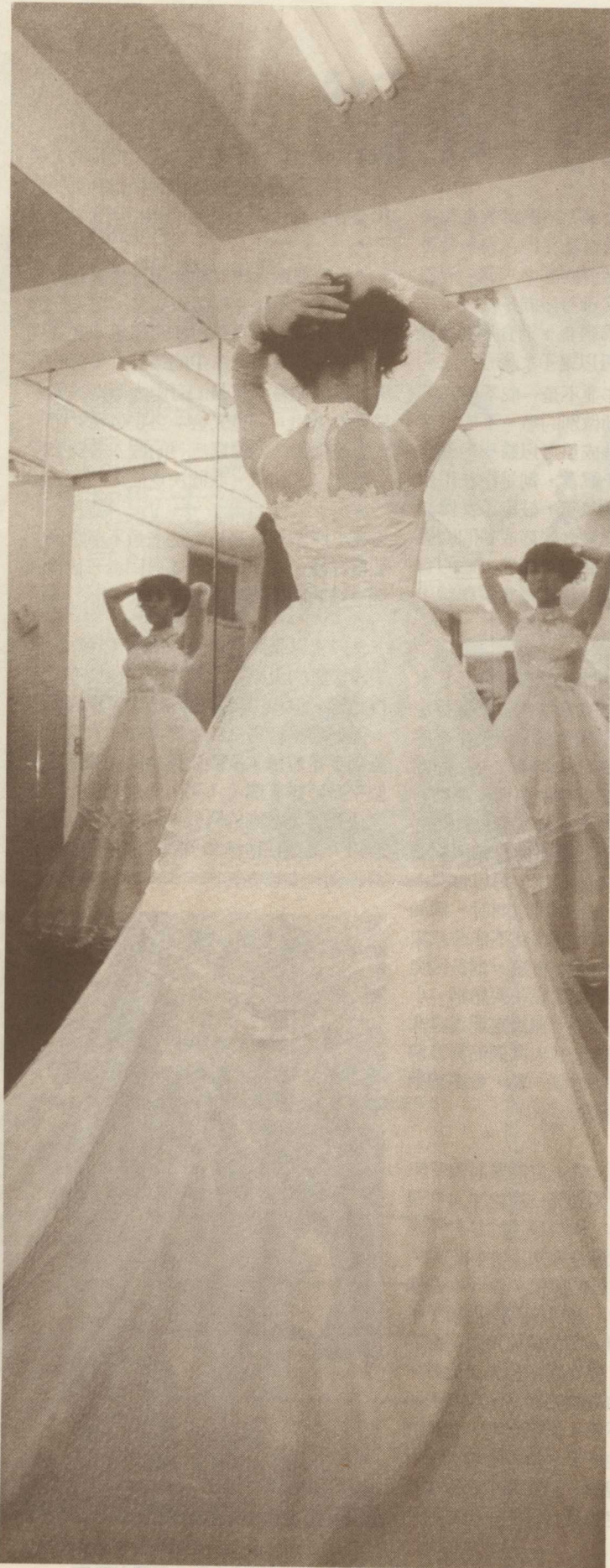
建立幸福家庭

身為準教師，好應該作好心理上的準備——面對千萬個有思想、有感情、有個別獨特性格的學生——教師的行業是有血有肉的，不單只傳授知識，還要替學生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問題。

因應着時代的變遷，社會的急劇演變，香港社會的中國家庭模式就同時受着重大的衝激和考驗。每當翻開報章或與在職教師傾談時，往往談及到學生在生活上最具破壞性、影響學生身心靈發展的最大障礙——家庭問題。有一次，在一個生活營中，一位平時非常頑皮、專搗蛋的學生，竟然對着校長哭訴他苦苦思念着弟弟的慘情，原來他父母已離婚，從此兩兄弟分離，一個跟爸爸，一個跟媽媽，每星期頂多見一次面，他感到非常孤單，在這個典型的破碎家庭中，他缺乏應有的照顧和培育——這樣的家庭，在現今的香港實在多的是，身為老師，如何幫助學生，又如何回應這個時代，逆流而上呢？

首先，我要指出一點，認識清楚香港的一般家庭問題是很重要，這是第一步，本版已經略作分析，故此不在此談論；跟着我們必須承認教師不是救世者，因為教師都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愛惡、會偏心、會疏懶、會軟弱的感情動物，面對着家庭這個嚴肅的題目時，身為教師的也當仔細思考。雖然我們的限制很大很多，但是有一個大原則我們是應該執緊的——以身作則，立己立人，建立美滿家庭。當我們嘗試幫助學生解決從家庭而來的問題時，若果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一塌糊塗，還怎麼行呢？

說到這裏，不如讓大家了解一下如何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雖然這個未必是各位同學最適切討論的題目，因為大家還是莘莘學子，但是對於我們這群準教師，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探頭式的研究也能帶來不少啓迪和反省。



家庭

第一點是當兩個人組織家庭前，必須要對婚姻本身嚴肅，要了解到二人的結合是神聖的，絕對不可有婚前性行為，因為這會影響家庭制度，或製造私生子，構成社會問題。此外，還要做好充份的準備，去適應雙方的親戚，因為結婚不單只是兩個人的事，更是兩家人的事。組織家庭時，更要確定對伴侶的承諾，一生持之以恆，絕對不能有婚外情。在此要向大眾略述一個悲劇：於八四年一月十一日，在明報剪下一則新聞，題為『丈夫認識已有親密男友的女子後，婦女遭兩男報復性輪姦，一青年涉案被控合縱審』，相信從標題已經知道案發大概的內容，兇徒用卑鄙的手段對受害者，但是，受害人純粹是代罪羔羊，因為丈夫不忠，而牽連做太太的受如斯重創，受害人實在太無辜了。這個例子可能稍為誇張，欠缺代表性，但是婚外情對夫婦間關係的打擊是無可質疑，所以結婚時，雙方就應抱着對對方委身的堅決態度。

第二點，針對今天我們社會中問題兒童與少年犯罪問題已甚嚴重而提出，『家庭』必須以子女教育為其最重要、最中心的功能，意思是父母應該以教育子女為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於香港而言，教育水平已經提高，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亦相當普遍。然而身為父母的，應該避免對子女存有過高的期望，例如將自己未能達到的理想盲目地寄予在子女身上，其實，這樣只會扼殺了子女獨特的潛質，阻礙他們在成長路上的發展。除此以外，父母也不應對子女存有一份佔有慾，以為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樣的父母是自我中心的，強調自己為孩子犧牲受苦，並一再提醒子女，要求他們絕對順從；教育子女孝順是當然之至，但是，存着這種心態，只會令子女無所適從，亦扼殺了他們的自主權，其實世間那有不散的宴席，有朝一日，父母再無法照顧子女時，那些『脫籠的金絲雀』又怎能自己尋覓食物呢？又或，如果子女是聰明的，能以自立，那麼兩代之間就必定會產生矛盾和意見上的分歧。無論如何佔有式的養育都是要不得的。

在此，特別向大家介紹餐桌教育和桌上真言，所謂餐桌教育是父母在衣、食、住、行四方面施行教育的其中一環，透過注意飯餐的均衡，父母可以向子女表現出關心，透過一同預備膳食、進食用的擺設，飯後洗滌碗碟，可以讓子女學習分工合作，當然，分工合作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某個家庭成員幫助做別的事，不能承擔原定家務，那麼其他成員可以靈巧地分擔其工作。而所謂桌上真言，則是指在用膳時，父母宜盡量營造氣氛，鼓勵子女傾談心事或生活瑣事，促進各家庭成員間的感情和了解，當然，在電視牢籠著人心的香港地，要實踐『桌上真言』肯定需要付上極大的代價。

與桌上真言連成緊密關係的就是『家庭會議』。如果一個家庭能夠經常進行定期或非定期性的家庭會議，以民主態度，由家長或父母召集已成年子女，一同商討家事或與個別成員有關的事情，那麼，每一個成員對家庭就會更加了解更加關心，於是，就可以避免了很多誤會和不協調的情況。進行定期性的會議，可以每月一次，家庭中事無大小，都可以商討，例如水電費驟然增加、子女因考試不能負起家務的責任等。而非定期性會議，則是因突發事件而召開的。例如大兒子要結婚，小兒子選擇升學或就業等。無論定期還是非定期，目的皆在於讓全家人共同面對及解決家中事宜，最後要強調一點，會議絕對不能過分嚴肅或流於形式化。

提過家庭會議，就一定需要討論『家中的決定權』，所謂誰是一家之主。在現今強調民主的香港，相信民主的精神不應只限於政治上，應該在家事上亦加把勁，父母必須有開放信任的態度，讓子女在家事上有發言的機會，在可能範圍內給予子女有應得的決定權，多嘗試使用這一類的問題：『這樣做，你覺得如何？』此外，不可以再存有男性專制的觀念，事有大小皆由丈夫作主，不過，反觀香港，女性的地位已經不在男性之下，所謂女強人，女性實在是容忽視的，婦女要求在家中有決定權或參與決定也是合理的，但是她們

的心態應該以幫助丈夫或家人為目的，使到一些重要的事能按時或及早得到更明智和合宜的解決。

最後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家庭中的經濟問題。不論主張以儉成家，還是以消費刺激生產，要實現齊家的理想，就首先要善於保管及處理家中的錢財。妥善的方法有很多很多，但是，有兩大原則是需要鄭重提出的，一是大公；二是無私；所謂大公是指每一個家庭成員的收入需要公開，讓全家人知道，共同決定使用的方式和

途徑；所謂無私是指每個成員不應隱瞞，私自存錢，或未經其他成員同意，私自處理家庭共同儲蓄的錢財。

以上只是拋磚引玉，指出了幾點建立美滿家庭的大原則，也許資料搜集方面未得盡善，但相信已經足夠讓大家深思反省。面對着整個香港的家庭問題，大家可能感到手足無措，要解決學生的家庭問題又似乎是妙想天開，不過，無論如何，當大家決意當上教師的時候，就注定要面對，所以，不如以積極和勇敢的態度面對，以身作則，立己立人。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李國忠
副總編輯：麥天健
執行編輯：陳長儀

封面設計：盧壹麟
美術：盧壹麟
廣告：李國忠

專題版主編：林淑媛
校園版主編：何美玲
體育版主編：張潔芸
教育版主編：邱文安
學術文藝版主編：李國忠
社會版主編：陳長儀
英文版主編：麥天健

工作人員名單：

英倩
林瑞玲
周潔儀
邵詠絲
曾新娣
徐崑玉
李潔凝

林蘭香
丁美玲
龔小冰
王皓雯
翁德儀
周碧蓮
曹綺媚

陳達禮
馮少芝
林少娟
梁添
林志明
陳玉華
楊小萍

梁文泰
陳菁兒
林佩娥
莫兆輝
薛寶娟
岑紹堅

歡迎訂閱

《立基》訂閱表格

訂價：本港連郵費（兩期）：HK \$ 12.00

外地連郵費（兩期）：HK \$ 20.00

姓名：

地址：

電話：

茲附上支票／滙票港幣_____元正

支票／滙票號碼：_____

填妥後請寄九龍琵琶山郝德傑道六號柏
立基教育學院學生會編委會收。

支票抬頭請寫「柏立基教育學院學生會」

開門辦報 歡迎投稿

一般稿例

- (一) 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柏師同學、校內職員及校外人士投稿。
- (二) 來稿必須付真實姓名、年級及通訊方法；發表時可用筆名。
- (三) 如屬轉載，翻譯，或曾於別處刊登之稿件，請註明。
- (四) 來稿勿一紙兩面寫，中文稿請用原稿紙，英文稿請打字。
- (五) 如欲退稿，請註明。
- (六) 本報保留刊登及刪改權，如不欲刪改者，請註明。

來稿請交往正校學生會辦事處，或郵寄九龍琵琶山郝德傑道六號柏立基教育學院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收。

